

永樂大典

卷七千四百五十三  
之七千四百五十四

十八陽

七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喪

雜記

禮記  
篇名

雜記上第二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孔穎達疏正義曰

按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錄屬喪服分為上下義與曲禮禮弓分別不殊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下篇又無言三患五耻觀蠶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雜記喪禮又下篇亦雜記他事故名諸侯行而死雜記朱申句解此記喪禮也以其旁及他事故曰雜記

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以其綏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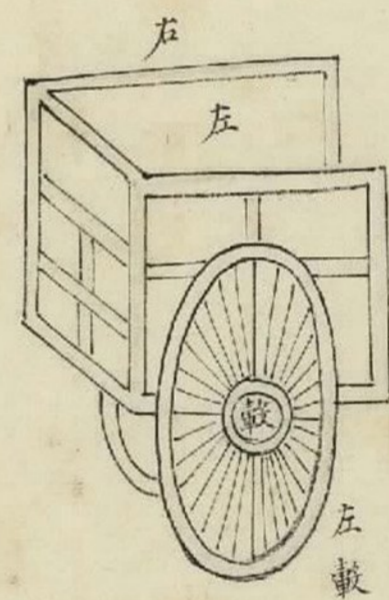
鄭玄注館王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袞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

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綏讀。如韃賓之韃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工木反。綏依注作綏耳。佳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予羊汝反。衰本又作褒。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轉同。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蒙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綏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異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

建綏。復于四郊是也。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按曾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袞衣也。袞衣者。天子褒賜之水。即下文復用袞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按遣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爲綏。讀如韃賓之韃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者。著安其音。雖訓爲安。此復之所用者。是綏也。綏絲旁著委。故云綏。當爲綏讀。此綏字爲韃賓之韃者。音與韃賓字聲同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云綏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綏。復于四郊。乘車玉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綏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綏。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要義諸侯行而死其復之制。見前注陳標詳解諸侯行而死於館。行道異國也。則其復如於其國。招魂復魄。如在國中。升屋用上衣。如於道。如死於路。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升左轂。象升屋東榮。綏升車索。冀魂。望見識之

而還也。餘同前注。陳澹集說諸侯行至以其綏復。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較上狹。止容一人。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國中招魂禮及圖別具喪大記。今具車左較圖。餘同前注疏。

乘車左較圖



### 其輶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鄭玄注輶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輶取名於輶。與舊讀如舊飾之舊。輶棺也。舊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綵謂鬩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輶用赤矣。輶象

宮室屋。其中小帳。輶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陸德明音義輶千見反。注與舊同。綵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以反。

本或作賓音同。輶初斬反。又楚陣反。與舊絕句。一本作輶讀。以與字絕句。與則音餘。舊飾上千見反。下步具反。緣悅絹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諸侯車飾。輶謂載柩之車有綵者。謂輶之四旁。有物綵垂。象鬩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輶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

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注輶載至如之。正義曰。輶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

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輶取名於輶與舊者。言此車所以名輶。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輶。輶近尸也。二者取名於舊。舊草也。故云取名於

輶與舊云。讀如舊飾之舊者。言經中輶字。讀如舊飾之舊。按左傳定四年。祝佗云。封康叔以綉。茂謂以舊草染飾爲赤色。故讀此輶與彼同。是亦舊

草以染布也。云輶棺也者。覆說取名於輶義也。云舊染赤色也者。說取名於舊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輶。非將葬車也。

云綵謂鬩甲邊緣者。覆說輶象。鬩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綵象邊緣垂於輶之四邊。與輶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輶

也。云裳帷用緇。則輅用赤矣者。前雖讀輅為舊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輅為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歛。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歛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歛。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歛之前。車飾亦然者。以載尸。極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要義輅被之制。見前注。陳櫟詳解緇布裳帷。用緇布為裳帷。以圓棺。素錦以為屋而行。又用素錦為屋。以覆於上。而後載。極始行。餘同前疏。陳澧集說其輅有被。至以為屋而行。輅載極之車上。覆飾也。輅象宮室。舊說輅用染赤色。以舊而名被者。輅之四旁所垂下者。素錦以為屋者。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聶氏三禮圖云。車名有四。殯謂之輅。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輅車。輅市專切。彼葬車有荒有帷。皆盡內用素錦屋。此輅車有被。赤色。有帷。緇色。內亦用素錦屋也。喪大記。有柳車圖。但彼謂葬車用荒。此謂殯車用輅。今亦具圖。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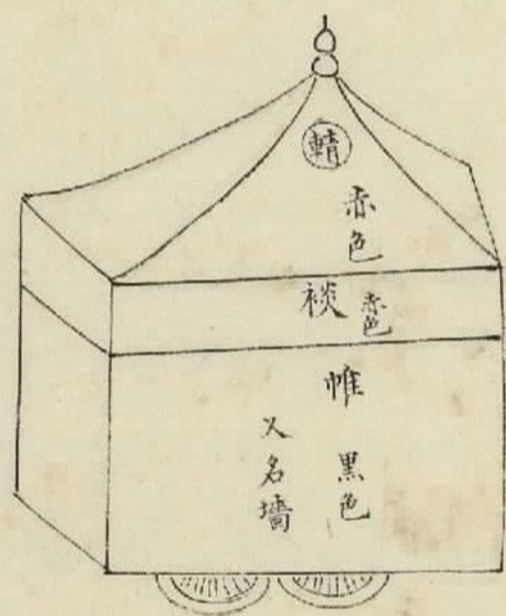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輅為說於廟門

外。

鄭玄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輅乃入廟門。以其人自有宮室也。毀或為徹。凡極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

俛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極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陸德明

輅 車 圖



音義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并注皆同。儀音夷隱義云儀之言移也。庚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轎不毀去裳帷。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惟轎為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惟轎一物說於殯宮門外。注廟所至遠也。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為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官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轎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轎乃入之意轎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轎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斂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祭文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儀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要義殯宮稱廟及柩入尸入不同升階見前注疏。衛湜集說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轎為說於廟門外。山陰陸氏曰綏旒也以其旒

復旒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綏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轎與袵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轎如績飾之績取舊赤也竊紫大夫以白布為轎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文則知未大歛前車飾亦然。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樛詳解至於廟門子孫死於外與柩朝祖廟入必面之義方適殯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牆裳帷也。不去之。遂入適殯宮。牆疑即廟垣。候改。唯轎為說於廟門外。說去轎於廟門外。以入自有宮室也。陳澧集說至於廟門至唯轎為說於廟門外。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謂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轎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轎也。故脫之。黃震日抄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轎為說於廟門外。綏鄭改為綏廬陵胡氏謂即所執升車之綏。諸侯死於館舍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榮用衣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轂以象升屋東榮用所執之綏象所服之衣。整車飾而歸殯將入殯宮惟脫柩上之轎不脫柩旁之帷。大夫士

大夫士

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

則其復如於家

鄭玄注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以布為鞮

而行至於家而說鞮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

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鄭玄注大夫鞮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鞮者達名也

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鞮乃入言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鞮讀為輅或作博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輅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輜之禮此不耳陸德明音義鞮依注作輅及博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及蜃慎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勅倫反下同一本作輜同孔穎達疏大夫至所殯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大夫以布為鞮者以白布為鞮不以菑草染之亦言鞮者通名耳是有鞮概近之義也載

以輜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輜車今至家說鞮唯輜車在故云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舉自阼階升適

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注大夫至不耳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

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鞮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以諸侯為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鞮者達名也者既不用菑草染

之而言鞮者鞮是概近之義通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有概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鞮乃入言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

而說鞮載以輜車恐至家乃載以輜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輜車明車亦不易云鞮讀為輅或作博者言經之

鞮字當讀為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輜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輅者有輻謂別施木為輻無輻謂合大木為

之不施輻曰輅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輅

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輅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證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

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輜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輜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輜車。是不易以輜也。若天子諸侯載輅。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輜也。云廟中有載輅。以輜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輜。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輜車載輅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輜。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輅。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輜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輅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輜車。輜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轆。前後出設輅輦。輅輦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輅為輪。許叔重說。有輅曰輪。無輅曰輜。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輅也。輜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輅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崩塗龍輅。謂畫轆為龍。諸侯殯亦用輜車。不畫轆為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輜。注云。君諸侯也。輜不畫龍。大夫殯

不用輜。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輜。是大夫不用輜。士掘埽見衽。是亦廢輜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輜。士朝廟用軼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輜。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輜與軼軸所以異者。輜有四周。軼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刻兩頭為軼。軼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要義。蜃車。輜車。龍輅。軼軸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為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以布為輜而行。白布不染赤。大夫用布。則諸侯用帛可知。至於家而說輜。載以輜車。脫輜。布不易車。此車名輜車。餘同前注。**陳澧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布輜。以白布為輜也。有輅者。別用木以為輅也。無輅者。合大木為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輅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輜。則惟尸在輅車上耳。故云載以輅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輅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大夫以布為輜。至適所殯。不言屋。當亦用素錦。喪大記。大夫素錦。諸是也。至於家而說輜。至門亦說輜。乃入。餘同前注疏。

**士輜。葦席以**



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鄭玄注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陸德明音義葦于鬼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

一經明士輅也葦席以為屋者謂用葦席屈之以為輅棺之屋也蒲席以為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為裳帷圍繞於屋旁也注言以至為帳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為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為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

輅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為屋則當覆上輅處將蒲席為裳帷按屋之

四邊以軒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為帳帳外上有布輅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為輅覆於上但文不備

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要義士輅葦席屋蒲席裳帷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為輅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為屋則不得用

素錦矣蒲席為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士卑故質略如此黃震日抄大夫士死於道至蒲

席以為裳帷大夫禮降於諸侯士降於大夫餘同前注疏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死

鄭玄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陸德明音義計音赴注及丁同

父母妻長子曰

君之臣某之某死

鄭玄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後長子皆同

君計於

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鄭玄注君夫人不稱薨告

他國君謙也陸德明音義大音泰後太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孔穎達疏凡計至某死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遭喪

計告於君及敵者并計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

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

於執事也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注君夫至謙也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

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祔。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計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祔。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祔。今君薨而云不祔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計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祔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祔。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祔。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衛湜集說。凡計於其君。至適。子某死。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計。不同盟蓋不計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

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祔。君雖壽考。猶以不祔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祔。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姑。故不曰薨。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計告死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父母妻長子。至某死。此臣於其家。表所王者。君計於他國之君。至適。子某死。諸侯同盟則計。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不指斥鄰國君。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天子。皆不云告於執事。蒙上文爾。餘同前疏。陳澧集說。凡計於其君。至適。子某死。君與夫人計不曰薨。而曰不祔。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指君身也。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祔。計於士亦

曰。某不祔。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祔。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祔。使某

實

鄭玄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

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計告之禮也適者曰某不

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計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

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計

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

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計於至其實者計於適者謂大夫死計於他

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計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起大夫

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其實計於士至其實者謂大

夫之喪計他國之士其辭與計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

無以為異也劉敞七經小傳使其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

恩私故曰外私與王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其實謂以事

實來告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鄭氏

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陳櫟詳解大夫計於同

國適者曰某不祿適當作敵謂爵同者計於士至使其實於他國大夫士私

有恩好曰外私實者以外國傳聞多疑故使以實告也陳澧集說大夫計於同國至使其實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

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計而至此也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

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

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

私某死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計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計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

之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陳澧集說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黃震日抄凡計於其君至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死而赴告也

士曰不祿今君與大夫亦同士稱者告於他國謙辭也告於他國之君故曰外臣以他國之臣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適者謂敵體之人使其實

謂以實告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玄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大夫

### 居廬士居堊室

鄭玄注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穎達疏大夫至堊室。正義曰此

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也。注公館至歸也。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為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為大夫雖位得未地亦終喪乃歸也。注謂未至居廬。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按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

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為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為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要義大夫士為君喪廬堊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至士居堊室。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

為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熊氏曰。見前疏。陳澧

**集說**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

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

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擊為之。不塗墜。

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

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黃震日抄次。謂服君喪而為

之哀次也。公館。公官官舍也。大夫於公館終喪。則三年而後歸。士練而歸。

則暮年而已。隆殺之辨也。繼又言士次於公館者。即指練而歸之士。蓋大

夫以其士皆次。且朝夕存焉。士則謂不盡次。又未必朝夕存焉。故既日練

而歸。又日次於公館者。謂不盡次。故以次為復也。鄭氏分士為二等。有邑

宰朝廷之殊。疑未必然。廬者倚木於室外為廬。堊室者。白其室中為堊。倚廬

之制重。堊室之制輕。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大夫為其**

**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宿也。廬。要制見喪大記。餘同前注疏。

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

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玄注大夫雖尊。不以其

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

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

卒。晏嬰麤衰。斬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

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

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

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

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

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

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陸德明音義。大夫為其子

偽反。下士為其同。注除為士。卿為正。皆放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

雷反。苴七餘反。經大結反。管古顏反。屨九具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苦始

占反。枕之鳩反。下同。縷力佳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

行。下孟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為其父母昆弟之服也。注大夫至服同。

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為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為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為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為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為父母之為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為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謚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經帶杖者。以苴麻為首。經要帶。以苴色之竹為杖。云管屨者。以管草為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苦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為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為卿。得著大夫之

服。若身為大夫。唯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為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按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嚮麤。上嚮無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齊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為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實斬衰而無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為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草。按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廣說非辭也。云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者。鄭既約。士之父。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為母四升。此云為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

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無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者。按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為兄弟。縵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為母。父卒。縵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為其母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連言父卒。為母云。縵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為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為兄弟。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為母。與兄弟服亦同。縵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為母言之。為此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為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為申。以服輕為屈。今大夫為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為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為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紆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為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答王肅同。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為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為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為昆弟。豈亦弁

經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答。皆為非禮。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要義**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王肅難鄭說。謂喪禮無等。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柩子喪。其老以為非大夫禮。為證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喻之也。而柩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為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為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麤為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况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為大夫為答。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為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借之故也。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苦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苦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苦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嬰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為非也。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喪

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生者貴。死者賤。服從死者嫌。若踰而臨之也。士為其父母兄弟之

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生者賤。而死者貴。服從生者嫌。借也。**黃震日抄**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至如士服。喪服以麤者為重。大夫之喪。重於士。餘

同前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喪大記。君大夫士之禮。亦各有節意。齊衰

疏之服。其間禮節之異。亦必有差殊者。第其制不可深考矣。鄭康成注。此

章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言麤衰斬者。其縷在齊

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仍舊是三升。二百四十經。但以其

縷稍細。似若三升半之縷耳。斬衰以三升為正。細微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斬衰本三升。今縷細如三升半。屬於麤。故曰麤衰斬。斬衰重服。本枕塊。今枕草。稍輕。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必勉人為高行也。餘

同前注疏。**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鄭玄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



象賢。陸德明音義著。知慮反。孔穎達疏注。仕至至象賢。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為士。為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為大夫之子。按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為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要義。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皇鄭異義。見前注疏。陳澧集說。大夫為其父母。至如士服。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士為其父母。至服大夫之服。大夫適子。雖未為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為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

### 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鄭玄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

齒於士。不可不宗適。陸德明音義為去聲。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為大夫。則得為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為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為大夫者相齒列。注雖庶至宗適。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為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為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為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為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大夫庶子若為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為大夫者相齒列。餘同前疏。

### 士之子為大夫。則

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鄭玄注 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孔穎達疏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為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為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為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無子則為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為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為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注。大夫至得也。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為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總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要義。士之子為大夫。其父母弗能主子主之。見前注疏。陳澧集說。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黃震日抄。大夫之適子。至則為之置後。大夫之適子。雖為士。得服大夫之服。尊適故也。至於庶子。必身為大夫。然後敢服

其服。其位猶與諸子未為大夫者齒。宗適故也。父為士。子為大夫。子死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士不得攝大夫也。其子得主之者。以其為適。得服大夫之服也。為之置後。即亦為大夫之適子也。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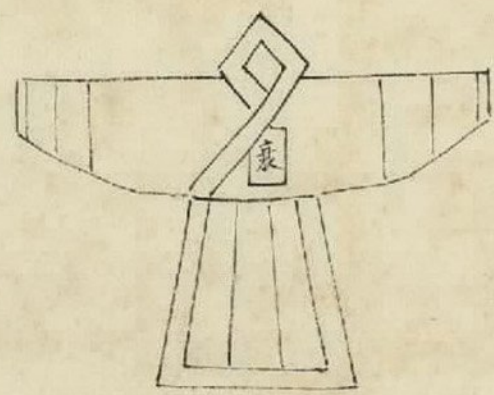
布帶。因喪履。緇布冠。不韠。占者皮弁。

鄭玄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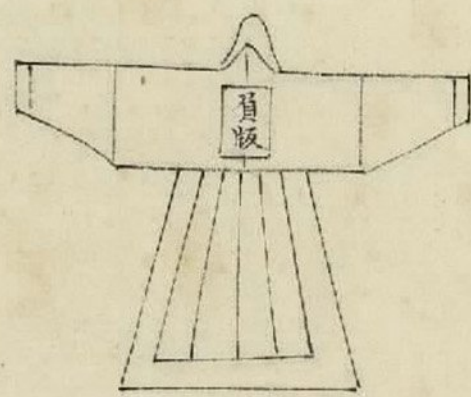
而着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陸德明音義。著丁略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至喪履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脅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履。謂因喪之緇履。緇布冠。不韠者。以緇布為冠。不加綏。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注。有司。至皮弁。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着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為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

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黠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黠。今特云緇布冠不黠者。以後代緇布冠有黠。此以凶事。故不黠。云皮弁則純古之尤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要義**大夫有司占者。卜宅卜日之衣冠。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封者。其饌於西塾。言因喪履。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黠。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目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黠禮也。不待言。不綏而後著。今言不綏以有綏之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卜宅卜葬地也。古者緇布冠無綏。後代加黠。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為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為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為視朔之服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大夫卜宅與葬日之禮。緇布冠圖。皮弁圖。皆具玉藻。餘同前注疏。

布深衣加衰圖



布深衣加負版圖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玄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

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注及下文皆同。純音準。又之閔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注。筮者至朝也。

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十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以布。此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以布。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准。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履。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要義無地。大夫及士其筮。史。占者所服。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為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練。緣。麻。裏。衡。長。祛。知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筮。史。練冠。小祥祭之冠。長衣。練衣。筮。輕。故純以素。用山服。占者朝服。朝服純吉。陳澧集說如筮至占者。

朝服。筮史。筮人也。練冠。編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審卦及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黃震日抄。大夫卜宅。至占者朝服。筮。用着史。即筮人。長衣。深衣之純。素者。皮弁。朝服皆吉服。卜筮者。以凶事求神。服不敢純吉。占者求吉。則服純吉。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如筮。至占者朝服。練冠。以練布為冠。長衣。即深衣。純以素。半吉服也。占者朝服。純吉服也。紫長衣。與前麻衣俱名深衣。但彼麻衣。純以布用衰。此長衣。純以素。不用衰耳。餘同前疏。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

### 乃包奠而讀書

鄭玄注。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賈德明音義。薦音薦。本又

作薦。賈芳。屬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啓柩朝廟之後。欲出之時。既薦馬者。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

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棺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注。嫌與至讀賵。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按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為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宿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髀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臑謂肘後。取髀謂取膊下股骨也。羊豕各三箇。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要義。薦馬者哭踊。薦馬有三時。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進也。大夫之葬。將行遣奠時。既進馬以牽車。薦馬者哭踊。孝子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書送亡者。入棺之物。筆之也。讀謂省錄之。餘同前疏。陳澠集說。大夫之喪。至而讀書。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

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為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賵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黃震日抄。馬牽車者。薦馬則喪車將行。故哭踊。古說謂孝子哭踊。然本文言薦馬者哭踊。當是執事之臣子也。喪車將行矣。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為送。又讀所書送物之名。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玄注。卜葬及日也。

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楊火灼之以出兆。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注同。孔穎達疏。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楊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注。卜葬及日也。正義曰。知卜葬及

日者以文承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危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危其後。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侍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槃詳解**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大夫之喪。君命大宗伯相。主人之禮。小宗人命龜。命龜。命龜也。卜人作龜。此謂卜葬地及日。餘同前疏。**陳浩集說**大夫之喪。至卜人作龜。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大宗伯相。相其禮。小宗。小宗伯。命龜謂告以所問事。卜人掌龜者。餘同前疏。

### 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

**鄭玄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秋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

### 內子以鞠衣。襃衣。素沙。

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裏之。如今袷袍襪重繒矣。襃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陸德明音義**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禮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喚反。下文放此。爛力且反。脫音奪。下同。塊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展張戰反。下同。禕音輝。揄音遙。下文并注同。穀戶木反。袍步羔反。禕音丹。袷音圭。襪士眷反。重直龍反。繒茨陵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內子以鞠衣。襃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襃衣者。始命爲內子。尚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襃衣。襃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襃衣矣。素沙者。言此鞠衣。襃衣。亦以素紗爲裏。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對卿妻爲下。故復用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裏之。袍制謂通

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袷袍。其袍下之襪。以裏繒爲之。古之服皆以素紗爲裏。似此袷袍。襪之裏繒。故注云。如今之袷袍。襪重繒也。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褒衣。已見於經。大夫以禮衣。亦見於經。唯用祿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祿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祿衣也。注。此復至稅衣。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褒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趙衰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爲內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爲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袷袍。襪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袷袍。其袍下之襪。以重繒爲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爲裏。似此袷袍。襪重繒矣。云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嫁爲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褒崇之。故云褒衣。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夫人

稅衣素沙之下。據鄭所次。以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且依文釋之。既言鞠衣。復言褒衣。或鞠衣

之外。別有褒衣也。餘同前注疏。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鄭玄注。復招

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

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

隨文解之。復諸侯以褒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褒賜之衣。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注。冕服至進也。正義曰。

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

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

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

者。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

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衰衣。公襲衰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衰。鄭氏曰：見前注。孔

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此言招魂復魄之衣也。衰猶進君特衰賜之衣。諸侯之復。既以衰衣。又以冕服爵弁服也。陳澧集說復解見前。衰衣者始命

為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

也。兼用衰衣。及冕。鄭玄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

夫人稅衣。揄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稅衣。皆用素沙白穀為裏。

要義。夫人招魂狄。稅素沙。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後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稅素沙。又以

別內子焉。據內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夫人稅衣揄狄。夫人侯伯之妻。其復用稅衣

與揄狄。狄。稅素沙。素沙。若今紗縠之帛。狄與稅皆以白紗縠為裏也。陳澧集說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

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為翟。知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為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揄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為裏。即今之白絹也。按內司服六服者。禕

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也。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禕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禕。以陽成於奇。陰成於

偶。故也。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內子以鞠衣之上。餘同前疏。復西上。鄭玄注。北面而西上。陽

其命之數。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注。北面至之數。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

招魂異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也。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

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衛

之

之

之

之



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為上西北皆陰故也鄭氏曰  
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凡招魂皆北面以西頭為復者人數各  
如其命之數陳浩集說內子以鞠衣至復西上內子卿之嫡妻也其復  
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為內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為  
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禮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祿  
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祿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  
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  
為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黃震日抄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  
謂下大夫之妻鞠衣卿妻之衣褒衣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素紗若今紗  
縠所以裏衣者也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則如士妻之服  
也復謂初死時呼之冀招復其魂魄也褒衣亦謂諸侯始加賜衣服褒之  
言進也冕服則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爵弁則爵色之弁也夫人稅衣揄  
狄者言用稅衣上至揄狄蓋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  
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禮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五者之服惟夫  
人得備狄稅素沙者言上自揄狄下至稅衣皆用素紗白縠為裏復必西  
上者北面而西上西北皆陰求諸幽故也復欲其生氣之來復故皆用其

生時之上衣多少  
則各隨其命數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玄注謂池飾也  
揄揄翟也采青黃

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  
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陸德明音  
義絞戶交反注同屬音燭注及下條屬并注同翟音狄去起呂反下同孔  
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  
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  
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注君至爛脫  
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繒於下  
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又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  
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  
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  
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  
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要義池飾有振容銅魚見前注疏衛湜集  
說山陰陸氏曰宜承蒲席以為裳帷之下脫爛在是然則大夫士殯與葬  
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鄭氏曰見前注孔

氏曰。見前疏。陳澹集說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黃震日抄此言大夫葬時車飾也。凡喪車之飾曰柳。柳之外。有如承水雷者。名池。餘同前注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四

十八陽

喪

雜記篇二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

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玄注附讀皆爲附。大夫附於士。不

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附於先死者。陸德明音義附。依注作附。音同。下並同。昭常違反。卷內皆同。別。彼列反。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附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附祭於祖之爲士者也。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附祭於大夫。唯得附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爲大夫。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附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爲士者。雖王父母

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注附讀至而已正義曰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旁為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為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為昭子為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要義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附讀為祔祖為士孫為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為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

於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為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彭氏纂圖註義案士不祔於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祔故禮如此餘同前注疏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玄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陳櫟詳解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夫所祔祖也夫所祔之妃祖姑也孫婦死祔祭於祖姑餘同前疏陳澧集說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至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彭氏纂圖註義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即小記

所謂妾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是也。已有詳釋在小記內。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附。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升。餘同。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

**配。**鄭玄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陸德明音義并必致反。援音袁。孔穎達疏正義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

王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注配謂至之黨。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

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身者。按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

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

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要義。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所附則否。見前注疏。陳澧集說。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

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公子附於**

**公子。**鄭玄注不敢戚君。孔穎達疏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黃震日抄

大夫附於士。至公子附於公子。附即祔。謂後死者附先死者。而祭王父母。祖父母也。夫所附之妃。謂祖母於婦。則祖姑女子。謂在室及嫁未三月

而死者。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之貴而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而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中。以上

附高祖之為士者。下言從其昭穆之妃。從其昭穆之妾。則亦謂祔於高祖之妃與妾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宜祔於祖。祖在無可祔。亦祔於高

祖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孫附於祖曰以某配。若女附於祖母。惟祭饌如一。而祝辭不云以某配。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彭氏纂圖註義。公子

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要義。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所附則否。見前注疏。陳澧集說。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

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公子附於**

**公子。**鄭玄注不敢戚君。孔穎達疏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黃震日抄

附於公子。此論公子  
附祭之義。餘同前疏。

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玄

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蔡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孔穎達疏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天子號稱子者。其本天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共待之禮。猶如正君。注謂未至侯序。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也。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侍。猶君之義。按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蔡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按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稱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

此記同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黃震日抄君薨未踰年。天子雖猶稱子。而人待之則猶君。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論天子稱子之禮。餘同前注疏。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

杖屨不易。

鄭玄注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

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緇耳。陸德明音義要。一遙反。孔穎達疏有三至不易。正義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

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

易度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度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經已除。故特云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注。謂既至繩耳。正義曰。云練除首經者。問傳文。首經既除。故著大功麻經。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麗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麻。立言之也者。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立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經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經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

見前疏。陳櫟詳解。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遭三年之喪。既小

祥而練。首經已除。故特云練冠。此時又遭大功之喪。三年之要經。本合易

以葛。今以大功要經之麻。易三年要經之葛。馬。唯杖屨不易。大功無杖。無

可改易。練與大功俱繩屨。故屨不易。陳澧集說。有三年之練冠。至唯杖屨

不易。大功之服。為殤者。凡九條。其長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

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

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

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養後之服同。故

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

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黃震曰。抄斬衰既練。其要經

與大功初死。要經麗細同。麻。謂要經也。唯杖屨不易者。言其餘皆易。杖不

易者。以大功無杖。屨不易者。以俱用繩也。彭氏纂圖註義。問傳載。既練。遭

大功之喪。麻葛重。與

此同義。餘同前疏。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

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鄭玄注。此兄弟之殤。

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陸德明音義衰。七雷反。冠。古亂反。稱。尺證反。孔穎達疏有父至神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尚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湏祔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者。當附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為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注。此兄至造字。正義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之大功。其若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殤。則總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為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無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共小功兄弟。

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為士。從祖為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為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按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經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難。鄭注既是下殤。何得有弟冠。范宣子。庾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云冠而兄為殤。謂同年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為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為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為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要義。齊斬練皆功衰。庶殤曰陽童。宗曰陰童。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有父母

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功之衰。又加首經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嫡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此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殺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有父母之喪。尚功衰。父母喪至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曰功衰。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以此時而祔。祭兄弟之殤死者。則不改練時之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其祔祭於殤。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其字。曰某甫。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與。曰陰童。不名神也。其不名之而字之者。尊而神之為之造字也。二十冠而字長殤。十九未字。祔在後一

年。故祔時為之立字。陳澧集說有父母之喪。至不名神也。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為之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總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黃震曰。抄父母喪既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以此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則練冠。陽童。謂稱庶殤子。若宗子則稱陰童。字以某甫而不名者。神事之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

以哭對可也。

鄭玄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陸德明音義。怛。且未反。

其始麻散帶經。

鄭玄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

陸德明音義。散。悉但反。後散帶皆同。



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

之日數。

鄭玄注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孔穎達疏凡異至日數

正義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者。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經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者。疏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注與居至而麻。正義曰按士喪禮小斂襲經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經。是與居家同。注疏者。至日數。正義曰知疏者謂小功以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為同財。故知

疏者謂小功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奔喪而散帶經。按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來至。猶散麻。按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麻者。此經即來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衛

**混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為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為禮。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親者大功以上。必終竟其麻帶經之日數。依禮滿其日而後成服。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澧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其始麻散帶經。兄弟異居而計至。唯以哭對其來計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未服麻而奔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聞計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

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

**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鄭玄注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君不撫僕妾。**鄭玄注略於賤也。孔穎達疏主妾至僕妾。正義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

則自附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父也。以其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為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則別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要義**君不撫僕妾。妾雖攝女君猶下正適。見前注疏。**衛湜集說**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

故也。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日至於練

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主妾之喪則自附。妾祔於妾祖姑。主自主妾之喪。惟祔則親自為之。非尊妾尊祖廟也。至於練祥。至於練祥之祭皆使其子主之。則皆使此妾

所生之子主之。觀此則妾之祔祭者必生庶子之妾也。其殯祭不於正室。殯與祭不於正室行之。明嫡庶之辨也。君不撫僕妾。君臨僕妾之喪不以手撫之。貴之於賤。宜略也。**陳澧集說**主妾之喪至其殯祭不於正室。女

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君不撫僕妾。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略於賤也。**彭氏纂圖**注義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此一節

明妾喪附祭。殯祭及練祥之禮。練祥則使其子主之者。練祥在寢屬於子也。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案喪大記小斂後有撫禮。僕與妾俱賤。故君不為撫。餘同前疏。衛湜集說。**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

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鄭玄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

下注並同。孔穎達疏女君至黨服。正義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黨服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媵女君或出。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妾於女君

之親若其親然故女君雖死妾猶為女君之親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女君死。妾有攝行女君事如魯惠公元妃。孟子卒而繼室以聲子是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親服也。陳澧集說女君死至先女君之黨服。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妾為女君黨服。餘同前疏。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

喪者之鄉而哭 鄭玄注奔喪節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

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玄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 凡主兄弟之

喪雖疏亦虞之

鄭玄注喪事虞祔乃畢。孔穎達疏聞兄至虞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

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虛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總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遇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則送之於墓者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總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總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總小功者亦為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總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總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

注。喪事虞祔乃畢。正義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陳標詳解。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若大功以上之兄弟。謂親兄弟。及從兄弟也。見喪者之鄉而哭。望見其鄉。即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者。偶有故緩而弗及。過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主人葬竟已還。送者遇之於道。不得隨主人歸。乃遂獨往於墓。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兄弟喪。疏者。謂小功。總麻。再從。三從。兄弟也。彼既無主後而為之主。其喪亦為之主。虞祔之祭。喪事虞祔乃畢也。陳皓集說。聞兄弟之喪至鄉而哭。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適兄弟之送葬者。至則遂之於墓。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過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小功。總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也。黃震日抄。聞兄弟之喪。至亦虞之。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安其神為重也。彭氏纂圖註義。紫喪小記。大功主人之喪下。孔氏謂大功為之練。祥。小功。總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而已。此疏兄弟無服而於喪。未有

主。故袒免以外之兄弟亦為之虞祭。袒免以外兄弟。即同姓兄弟在五服外。餘同前疏。

### 凡喪服未畢有弔

### 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鄭玄注。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陸德明音義。殺。色界反。孔穎達疏。凡喪至拜

踊。正義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以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要義。喪禮未畢。不以殺禮待新弔者。見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喪服未畢待弔賓之禮。餘同前疏。



